



GETAWAY

# 逃离

冯积岐 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逃离 / 冯积岐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513-0575-4

I. ①逃…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98401号

## 逃离

作 者	冯积岐
责任编辑	韩霁虹 闫 瑛 马凤霞
整体设计	高 薇 史绪珺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32
字 数	171千字
印 张	7.5
版 次	2013年10月第2版第4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575-4
定 价	28.0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调换

邮政编码: 710086

# 目 录

- |     |                              |
|-----|------------------------------|
| 1   | 第一章<br>阵痛之前 (1989年9月23日)     |
| 65  | 第二章<br>阵痛 (1990年4月5日)        |
| 117 | 第三章<br>夜行 (1990年4月5日夜)       |
| 155 | 第四章<br>黎明和黎明以后 (1990年4月6日黎明) |
| 186 | 第五章<br>阳光灿烂的晌午 (1999年9月23日)  |

# 第一章 阵痛之前

(1989年9月23日)

## 1 牛天星

南兰迈着轻盈而玲珑的步子走在我的前面。我丢下她那富有弹性的脊背，目光爬上白皙的脖颈从南兰的头顶上仰视而过：对面山头上的松树挂在褐灰色的岩石上，凝重的老绿色没有变，比20年前更老练更深沉了。我气喘吁吁地向山顶上爬去，已经落进了山凹之中的太阳似乎是气喘吁吁地向上挣扎。山顶上清爽的空气中有一缕淡淡的铁锈味儿。草是红的，岩石是红的，苍翠的松树上也披着星星点点的红颜色，落日最后的绚丽在山顶上展示得清晰无比。我看见，松树的根就扎在岩石中，铁面无情的岩石仿佛被树根钻开了一条缝。从山顶上下来，粮子老汉正在院畔收拾山梨，他大约看见我爬上了山顶，疑惑不解地问道，山顶上有什么看头？我没有给粮子老汉直说我不相信岩石中没有一点儿黄土

竟然会长出松树来，我笑了笑，收藏了我的疑虑，淡淡地说，上去看看景致。“当当”两声，粮子老汉将犁铧在山犁上有分寸地碰了两下，算是对我那可笑行为的回答。我不再怀疑树木生长的真实性——它们就是生长在岩石上，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凝视着那些岿然不动、神态从容的松树，由衷地感叹和20年前的不期而遇。这些松树携带了20年的时光一点儿也不显老，它们身后的日子长着呢。南兰像紧抱着她的生命似的紧抱着那个简单的画板。她突然产生了写生的欲望，叫我去看她素描山里的仲秋和秋收秋种的农民。三个多月了，南兰只画了几张画，她的心思没在作画上，那几张缺少激情的画面上游走着她易变的心境。

“山里的秋天就是美！”南兰的赞叹中免不了含有印刷品的味儿。

“美什么美？”我说。

“就是美，比你们省城里美。”南兰坚定地说。

在我看来，她是个未谙世事的小姑娘，她用清纯得近乎透明的目光审度、过滤她所目击和感觉到的事物，而且将它付诸语言，无所保留。因此她有足够的理由忽略我的烦躁、苦闷和心中的空空荡荡。

“你不去？”南兰的眼神紧逼着我。

“去。咋能不去呢？”

我们走出了茅草味儿浓郁的草房。南兰挽住我，脑袋偏过来倚在我的臂膀上。白花花的小路探头探脑地从院畔钻过去溜进了勾挂牵连的草丛之中。路面太窄，不可容忍两个并排行走着的人，我们只好分开手，一前一后地行走在生硬的山路上。南兰赌气似的和不容纳我们相依相偎的小路较量，她的双脚踏进了乱草之中又挽住了我。

“哎哟！”

南兰夸张地叫了一声，手臂从挽住我的胳膊上脱落了。

“咋啦？”

“狗咬了我一口！”

南兰抚摸自己的脚踝。她大约被藏在乱草中的枣刺刺着了。我要看刺得严重不严重，她不叫我看。

“你看你，走在路上得提防着。”我说，“路上满是狗，小心再咬你。”

“它敢？”

南兰举起画板在路旁的茅草上扑打，那样子，完全是一个小孩子的做派。

孩子，你真是个孩子，南兰。

谁是你的孩子？

你，南兰。你是我的小姑娘。

我才不是，我永远不做你的小姑娘；永、远、不、做。

房间里的光线柔和而细腻，南兰一只手托住下巴，胳膊支在桌子上，不眨眼地看着我。我从她的目光中捕捉到的是单纯、热情、真切以及和年龄不相配的冲动。她坐在那儿看人的姿势比她的年龄还稚嫩。

第一次收到南兰的信，她称我牛老师，书信的语气、书信的内容和书信中逸散出来的情感恰如其分地囿于老师和学生之间。从以后的每一封来信中我都能看见有一座尊敬的冰山晶莹透亮地竖立在我和南兰之间，透过这座冰山我恍然窥视到一个16岁的女孩儿朝大她将近20岁的男人的情感世界和精神领域尊敬地注目。我眼睁睁地看着那座理智的冰山渐渐地消融，垮掉，直至荡然无存。原来，这座看似坚硬如铁的冰山只不过是我和南兰遮掩

彼此的屏障，薄如丝绢的屏障。先是把牛老师悄悄地换成了天星老师。后来，老师不见了，只剩下了天星。再后来，称呼只变成了一颗：“星”。我是在南兰 17 岁生日过后作为一颗“星”落进她那纯洁无瑕的心目中的。你必须承认，是你默认、接受了从老师到“星”的演变过程；你必须承认，南兰的情感变化正是你所需要的效果；你必须承认，这是和你老练的影响、诱导分不开的。你妄图用语言混淆她的情感以掩饰你的欲望，其实，你的目的早已赤条条地站立在南兰跟前了：我的小女儿（看似用伦理拒绝），我的学生（看似用冰山遮挡），我的朋友（看似合乎常情的忘年之交），我的精神上的小情人（只停留在精神上是小翼翼地试探）。你就是这样把各种人际关系糅合在一块儿压在了她身上。信发出去后，你忐忑不安，你大概觉得，16 岁的小女孩的情感世界是变化无常的，她们内心常常隐伏着一种过于天真过于单纯和许多即兴的、易生易灭的想法，或者叫做游戏，或者叫做恶作剧。你猜测，后果不外乎两种：或者被南兰用孩子的语言毫不留情地骂一顿，或者是“星”和“兰”默契的会合（当然，这是最理想的）。为了挽救你自己，你给南兰寄了一本《毕加索传》，你在信中给南兰说，你是学画画儿的，读一读大师的传记对你作画是有好处的。你故意明确地暗示南兰：你不是吉纳维夫·拉波特（17 岁的中学生，后来爱上了大她近 50 岁的毕加索），我不是毕加索。你焦灼地等待南兰给你的回信。你挨过去了好几天，终于拿到了南兰从凤山县高中寄来的信，拆信时，你的手臂不由得颤抖着，心跳加速得难以按捺。展开信，你的眼睛发亮了：星，我就是吉纳维夫·拉波特，你就是毕加索。南兰的声音平静、认真，一丝不苟的，没有游戏的意味。她的一句话挽救了你。你捏着信闭上了眼睛，让眼前出现短暂的黑暗，头脑里



什么也不装，一颗不安的心平稳地安置下来了。因为你的精神和肉体还是不好握手言和，还是在相互对抗之中，所以，你迟迟不能进入南兰的肉体，使她成为你需要的情人。你总想用双手稳住你左右摇摆的精神，劝慰它，让它就范，可是，你的精神不安分，一松手，就向肉体反戈一击。精神的活跃使你陷入了两难的泥淖。

南兰那条乌黑发亮的毛辫子轻柔地摆动着，随着小路上坑坑洼洼的增加，摆动的幅度在变化。我恍然看见南兰的长毛辫子变成了一只毛毛虫，爬到了她的衣服下面，穿透了她的脊背，穿透了她的肌肉、骨头、血液和神经，咬住了她的心脏……我真有点担心！

“哎哟！”南兰惊讶地叫了一声，“蛇！”

南兰猛扑过来紧紧地抱住了我，脸上的表情陡然变得惊恐不安，已显丰满的躯体在我的怀抱中显得纤弱而瘦小。她被吓住了，她用对我的搂抱表示需要我的呵护。她的胸脯紧紧地贴住我的胸脯。她微微地战栗着。她哈在我脖颈上的气息也在战栗和浮游。我垂下眼看着她的满头秀发，看着她抱着我的手臂。我的一只手在她的长辫子上抚摸，她的长辫子像她的呼吸一样不太平静。我在心中默许过，要呵护她的精神呵护她的肉体。我要竭力保护一个少女的贞洁。我当面答应过她，要呵护她。我是在呵护的名义下离开省城，带着她走进桃花山的。城市里的灰尘是很厉害的，会悄然无声地污染她，山里的空气是洁净的，山里的空气才养育人。我当初的想法真的就这么单纯。

“南兰，你的眼睛大概看花了，”我说，“不会有蛇的。”

“没有看花，”南兰说，“我看见有几条蛇在路上朝我吐舌头。”

“秋天的晌午，蛇不会溜到路上来的。”我说。

“不，你骗我。”南兰说。

“咋能说是骗你？”我说，“我走在前面，你走在后面。”

“不，有蛇我也要走在前面。”南兰说。

南兰将画板向左肩上一挎，她绕过了草丛，走在了前面，回过头来朝我一笑，瞟了我一眼。这完全是一个小孩子的做派，淘气却不使人厌恶。她那乌黑的长辫子随心所欲地摆动着，随着很有弹性的脚步。她的任性浪漫和秋天的成熟深沉不太协调。

姑姑和姑夫在坡地里劳动。清早起来，姑姑和姑夫就上地去了。劳动似乎已经不是他们生存的需要，而是一种生理需要，好像不劳动，他们就活不下去了。老远看，对面坡地里的庄稼人和堆在坡地里的荞麦垛子没有两样——都静止不动，都占据着一个小小的位置。

## 2 牛彩芹

南兰的叫声尖锐、急迫，是发自内心的带着恐惧的声音。这女孩儿的叫声能把人心揪紧得发颤。给安安静静的山里投进去这么一声喊叫，连树木、茅草、石头也会颤动的。我以为出了什么事，急急地向坡上面跑，我一抬眼看见了天星和南兰，茅草遮住了我的视线，我只能看见他们依偎在一块儿的上半身。这女孩儿也真是，你偎着一个大男人还咋呼什么？喊叫什么？你再喊叫，这桃花山也只有这么几个人，只有我和天星他姑夫，只有田登科和冉丽梅。得是怕人听不见，看不见？这女孩儿也真是……十七

八岁就学会了作精作怪。假如我知道是这样，真不该到坡面上来，我没有闲工夫看天星和南兰搂搂抱抱。我将目光移到了平岭那边，在安安静静的日子里，你得不时注目一下平岭那边：那是一片开阔地，是桃花山的门户，不论是谁，要进桃花山，必须从岭上的那条大路上经过。山外的风不时地从那边的开阔地上透进来，力图疏松积蓄已久的静寂。可是，山里的静寂如冻土一般坚硬，就仿佛一颗小石头投进了深不见底的沟里，好长时间听不见回音。我看见，平岭上好像有个人影在晃动。

我真没有想到，走在平岭上的就是天星。

刚吃毕晌午饭，我从草房里出来，站在院畔的树荫下抹汗。太阳在树荫以外炙烤着大地，白蒙蒙的空气流动得很吃力。六月的山里，到了晌午并不比山外凉爽多少，凉爽是早上和晚上的事。晌午的炎热很短暂，但分量够重的，蒸腾的热气障人眼目，几十丈以外的山头、树木、牛羊和行人都裹上了一层白纱，只能看见轮廓。我只看见平岭上走着的是两个人，他们的模样无法看清。我以为进来了两个麦客，从晃动的身影上和手臂摆动的幅度上我能感觉到他们步履的迟缓和疲惫。你们应该顺着平原上的大路向西走，在平原上至少还能赶五六天场，进山干什么来了？山里的收割还得十多天。这肯定是两个糊涂人，比杨长厚还糊涂；长厚只有在赌牌时才是清醒的，即使清醒着也很少赌赢过。我不愿意再多看那两个糊涂人一眼，我靠住了那棵粗壮的桃树坐下去，让迎面而来的南风将皮肤上的汗水慢慢地吸干。天星叫了我一声姑姑。我抬眼看时，他已站在了我跟前。我又惊又喜，我说，我还以为是两个麦客进了山。天星说，姑姑你没想到吧？我说没有。我不由得去注视那女孩儿，她长得很好看，个头不低，张嘴一笑，眉眼里笑出来了一个女孩儿。讨人爱的女孩儿，她给

天星摆眼神的时候我才发觉，她那种不经意的举动是属于成熟女人的举动。我再一次去打量这个女孩儿，天星大概觉察到我的目光中含有审视的意味，还没等我开口，他抢着说，姑姑，这是南兰。南兰拉住了天星的手，腼腆地朝我笑了笑。我知道，一见面就问他们是什么关系有点不太合适，况且，他们已经走了40多里的山路了。我说，这女孩儿真有能耐，能跑这么多山路？南兰说，山里就是美。她的西府口音很重，她大概也是凤山县人吧，我还以为她是省城里的女孩儿。

傍晚，我走进了天星住的草房，天星用烧过的树枝在土墙上记下了他进山的日期：1989年6月19日。

天星进山的时候还没有收麦子，现在，收了麦子，又种上了新的一料。日子就像头顶上的云，流过去一朵，又赶过来一朵，等云朵走光了，天蓝成一片，我的日子也就到头了。昨儿个晌午是放牛，今儿个晌午是放牛，明儿个晌午还是放牛。山里的日子比牛还诚实，还迟钝。

“彩芹嫂！”冉丽梅站在豆子地里，挥动着镰刀，朝我呐喊：“牛跑了！”

平岭上晃动的不是人，是牛。牛比人还有灵性，它老远嗅见玉米味，就朝玉米地里跑。

### 3 冉丽梅

“你听，丽梅。”登科说。

登科直起腰，将镰刀提在手里，支棱着耳朵听。

我说：“你割豆子。”

“你听，那女孩儿在喊叫啥？”

登科左手还攥着一把豆子，他提着镰刀向地头走了几步。

我说：“你割豆子。”

“我去看看，出啥事了？”

登科连手中的豆子也没顾得放，提着镰刀大步流星地朝院畔那边去了。我只割了几把豆子，登科就回来了。我埋下头割豆子，没有问他究竟出了什么事。能出啥事呢？我料定啥事也不会有。山里的所有事就是干活儿、吃饭、睡觉。我听见，豆子的响声稀稀落落的，镰刀也不干脆了，我扭过头去一看，登科左手攥住豆子，右手的镰刀来得很迟缓，他的心思好像从豆子地里游走了。

我说：“你割豆子。”

“嘻嘻。”登科突然莫名其妙地笑了。

“你笑？”我直起腰来看了他一眼，“你笑个啥？”

“嘻嘻。”

“我看见了，”登科说，“他们两个在亲嘴。嘻嘻。”

“是不是没见过人和人亲过嘴？”

“你说牛天星和那个女孩儿是不是两口子？”

“你管得着吗？”

“不是两口子咋就睡在一块儿了？”

登科直起了腰，他不再割豆子了。他的两腮鼓得圆圆的，不知嫌我没回答他，还是自己和自己生气。不是两口子，就不能睡觉？这是谁定下的规矩？只要男人和女人愿意睡，睡在一块儿，有啥大不了的？女人睡男人和男人睡女人不光图快活，还要图愿

意，愿意就是规矩。我没有道理给田登科可讲，在他看来，两口子睡觉才合规矩。他老是用奇奇怪怪的眼神看着牛天星和南兰，你管人家是啥关系，人家睡觉能影响你的地里不长粮食？能影响你的乳牛不下犊？

我说：“你割豆子。”

“青天白日的，啥活儿也不干，还站在路上亲嘴。”田登科说，“喊？得是受活得乱喊？”

我说：“人家喊不喊，碍你啥事了？”

他不和我争辩了，弯下腰割豆子，一镰刀下去，一株豆子跃得老远、老远。镰刀闪闪发亮的光从豆子地里飞越而过。登科喘着粗气，镰刀的响声密密麻麻的。

## 4 牛天星

“南兰。”

我叫了一声，南兰头也没有回，背在右肩上的画板稍微动了动，不安分的长毛辫子在画板上不安分地扫动着。

“南兰，”我说，“南兰你看，桃花山像不像簸箕，姑姑簸粮食的簸箕？”

画板不动了。长毛辫子不动了。南兰的表情也大概固定不动了，固定在要和我的精神我的情感划清界限的份儿上。这女孩儿？她的情感变化得像风一样快。18岁的女孩儿和16岁的女孩儿大不一样，不谙风情的女孩儿和已谙风情的女孩儿大不一样，

除过淘气、顽皮、随心所欲之外，成熟女人的自负、乖戾、狡黠已像虫子一样钻进了南兰苹果一般鲜亮的18岁，受到侵蚀是不可避免的。她无缘无故地和我赌气。既然是这样，我不打算理她。

秋天高远的蓝天铺在山坡上，铺在岩石上，铺在了树林里，覆盖了桃花山，清澄的空气清澄的晌午理出了人世间清澄的一角：清澄抚摸、洗濯着我赤裸的肉体和灵魂。省城那混浊空气已被我推拒在三百多里以外，灰色的天空灰色的行人灰色的车辆灰色的建筑物已成为久远的记忆了。忘却喧闹盲目的中午，忘却热情苦闷的夜晚，宁静的环境只有和宁静的心绪才能达成和谐。我还是想和南兰说话，我不能不理她。

我说：“南兰，你看这桃花山就是一个簸箕，你和我就站在簸箕口上；簸箕一动，咱俩就被簸出去了。”

话一出口，我真的感觉我的脚下在动，可能是地心里有一股力量在翻滚。南兰依然没有回头，她迈着碎步子，小腿向前紧拧了几步。沿着细线似的小路看过去，南兰小腿的一部分被路两旁蓬过来的茅草罩住了。我熟悉她，熟悉她身上的每一个部位。南兰的小腿很匀称，特别是连接脚踝的地方并不是很突兀的细而瘦，和那些仿佛是支撑不住自己躯体的女人的小腿相比，南兰那两条腿的漂亮就在于：丰满、有力——一个女孩儿的健康、漂亮仿佛有了坚实的支撑，永远不会垮似的。南兰坐在我的怀里，她的两条腿搭在我的大腿上，我的手顺着她的小腿一点一点地向上抚摸，完全是父亲抚摸女儿的那种抚摸方法，我尽量地给手掌和手指赋予疼爱、关切和不含情欲的伦理意义。手底下溜走的是她的肉体的紧凑和肌肤的毛茸茸，没有成熟女人那种光滑如脂的感觉和一触即发的欲望。不一会儿，她的身体在我的怀里翻动着，

她的小腿在我的小腿上不停地磨蹭着，腿上的肌肉有点粗糙有点僵硬，她的欲望开始在我的手底下跳荡，开始在她的皮肤上跳荡，她用肉体的僵硬传达着她的紧张和对某种事情的跃跃欲试。我给手掌和手指赋予的意义开始土崩瓦解，压抑着的欲望开始反叛，正人君子的面具几乎被快活的需求所撑破。我的手顺着她的大腿抚摸上去，捂在了她的屁股蛋子上。她只是哧哧地笑。她的气息钻进了我的鼻孔，钻进了我的肌肉和血液。这是一种久违了的气息，一种使我陶醉的气息。我不再犹豫。微弱的太阳光从玻璃窗户上射进来，房间里的气氛温暖、诱人，我似乎得到了环境的鼓舞，抓住了她那薄薄的内裤，我的手还没来得及……她就从我的怀里挣脱出去了。她站在我跟前，背对着我，我只能看清她的脊背，只能看清脊背上那块画板和画板上轻轻拂动着的长毛辫子，我看不清她面部的表情，她为什么不搭理我？我向前紧撵几步，我离南兰很近很近，我能嗅得到她那青草般温馨的气息和头发乌黑乌黑的味道。

我叫了一声兰。我说，“兰，你不要动，我来给你摘。”

我弯下腰去，摘下了挂住南兰裤脚的枣刺，我将南兰的裤子向上提了提。“刺着腿了没有？”

“没有。”她凝视着我。

我说：“兰，在山路上走，可要小心点。”

南兰偎过来，将头偎在我的胸脯上。她仰起脸，亲昵地说：“你再叫我一声兰。”

我叫了她一声兰。她伸出手，半握着拳头，在我的胸脯上捶打，“你为啥刚才不叫我兰？南兰南兰地叫我，像老师点名。”南兰撅着饱含情欲的嘴唇，双眼里滚动着一丝嗔怪。她不搭理我的原因竟然是这么简单！这个女孩儿！



“你就是姓南叫兰，就是我的学生嘛。”

“不是，”南兰说，“我不是你的学生。”

“那就是我的女儿，”我说，“我疼我爱的小女儿。”

“谁是你的女儿？”南兰瞪着我，“谁的爸爸和女儿睡觉？”

南兰张开美丽的大眼睛看着我，她的目光里含有纯真、顽皮和挑衅，没有一丝半点的讽刺、嘲弄和怨悔。她在等待我的回答。

一刹那间，我怔住了，我的心上好像被谁猛地戳了一下。这个小东西，一点儿情面也不给我留，她是那么刻薄！真实的东西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品出它的刻薄的味儿来。南兰用言语传达的真实使我受不了，尽管她没有说假话。

南兰笑了，咯咯地笑了，笑得无拘无束。她用两只手勾住我的脖子，用笑眼对准了我的尴尬。这个不善于察言观色的小精灵！只有她才能给已被她撕破的面具上打个体面的补丁，只有她才能解救我的窘迫。她嬉着笑脸说：“爸爸，亲我一口，只亲一口。”

我低下头去，将依然难堪的嘴唇按在了她那湿润润的、丰满的嘴唇上。吻着她的嘴唇像嗅着山里芬芳的野花一样令人陶醉。我紧紧地抱住了她。我们狂热地接吻，根本不顾忌在坡地里劳动的山里人，仿佛满世界只有南兰和我两个人。

我们走出了被茅草拥住的小路。

我们走进了打麦场。

站在打麦场上向南眺望：东西两边连绵不绝的山峰夹出了一条沟，这条长长的沟连接着山外面的平原和平原上的县城。平原上的村庄笼在缥缈的烟雾之中。南兰坐在打麦场上，画板搁在大腿上。她的双目注视着在坡地里劳动的两个农民，这两个农民是